



复旦大学哲学系主编
哲学交叉学科系列丛书

RENSHENGZHEXUE RENSHENGZHEXUE RENSHENGZHEXUE

人生哲学

陈根法 汪堂家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哲学系主编
哲学交叉学科系列丛书

人生哲学

陈根法 汪堂家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哲学/陈根法、汪堂家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8

(哲学交叉学科系列)

ISBN 7-309-04005-8

I. 人… II. ①陈…②汪… III. 人生哲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271 号

人生哲学

陈根法 汪堂家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士强

装帧设计 陈 萍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91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309-04005-8/B · 212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我们跨入了 21 世纪。展望新世纪哲学的发展前景,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这将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哲学转向的一大特征。哲学交叉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组新兴学科群,它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人生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生态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艺术哲学、管理哲学等学科分支。

21 世纪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世纪,恐怖袭击、两极分化、知识经济这些复杂的问题使近代以来传统的学科分类无能为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学科交叉,哲学交叉学科正是代表了这一国际、国内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1996 年,复旦大学哲学系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我们研究了国内外 28 所大学哲学系课程设置,发现交叉学科是国外大学普遍开设的课程,而在国内则几乎是空白。尤其是牛津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对我们触动很大。牛津大学哲学系有七个交叉方向,包括哲学与生理、哲学与宗教、哲学与现代语言、哲学与数学,但是学生选择最多的是哲学与政治、经济,选择这一方向的占全体学生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当代最重大的交叉是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经济的交叉,这正实现了哲学在解决政治与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哲学不应该在一个平面上发展自己,而必须在三个层面上立体地发展自己:一是哲学自身的基本理论;二是哲学与社会现实

生活的结合；三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已成为哲学发展的最新生长点，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已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最新热点。它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可以吸收各学科的最新学术成果以发展哲学，同时也可以把哲学素养推向各学科，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尤其是推进我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学校是传承和发展文明的中心，为了从战略上发展哲学交叉学科，使学科交叉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发展的最新生长点，我们决心从项目入手，以项目带教学、带科研、带学科、带队伍建设。第一个项目就是建设一套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哲学交叉学科系列丛书》教材，以推进哲学交叉学科的发展和年轻一代学生哲学素养的培养。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由于这套教材的主要对象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因此它的基本定位是系统性、前沿性和研究性。所谓系统，是指它的内容具有历史感和整体性；所谓前沿，是指它的研究必须涉及各学科的最新研究领域；所谓研究，是指它的探索性和建设性，并从整体上反映国内外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的第一步目标是在2—3年内，首先把它推向全校，使它成为全校各系师生普遍欢迎的哲学素养课，即学历史的选修历史哲学、学经济的选修经济哲学、学政治的选修政治哲学、学法律的选修法哲学、学自然科学的选修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使每一个学生都具有一定的学科哲学素养，以建立起哲学与具体学科的桥梁。第二步，在3—5年内把这一套丛书推向全国，使全国其他高校的学生都喜欢并采用这一教材。这虽然是一种期望，但从现实性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的发展最终都需要哲学思维，尤其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中的现实问题都不可能只依靠本学科得到解决，比如经济问题，它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

法律问题,单纯依靠经济是解决不了的,这就需要哲学思维,经济哲学就是对经济问题的哲学思考,它既从外面、从社会历史总体,思考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思考经济与其他社会层面的具体的历史的联系,同时也从经济内部,思考经济过程、经济问题的哲学意义,思考商品、货币、交换、市场、资本、流通的哲学地位和作用。在思想史上,任何一个学科的真正思想家,最终必然是哲学家,其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他虽从具体的学科入手,但最后他却发现,许多具体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更宏观、更深沉的思维,这就是哲学。反过来,真正的哲学思维,其营养亦来自于其他各个学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最重要的思想源泉正是来自于他四十年不懈的经济学研究,离开了经济学研究,就没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他许多有名望的哲学家都是如此。推出《哲学交叉学科系列丛书》的一个内在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它的更深层动因,是推动双边的发展,既推动各学科的发展,亦推进哲学学科的发展。从这方面讲,这套丛书既适合哲学系的学生和教师,亦适合于其他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它对于了解各个学科的发展,锤炼自己“天然的”哲学素养,不无好处。

由于这套丛书是全国第一套系统的、成规模的哲学交叉学科丛书,又由于哲学交叉学科本身是一组新兴的边缘学科,因此它的诞生必然包含着许多困难。国内虽然已经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交叉学科著作,如北师大韩震教授写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写的《西方法哲学史纲》、美国列维·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但是从总体而言,资料依然属于缺乏。由于至今它们不能纳入任何一个二级学科,全国也没有一个这方面的硕士、博士点,因此很难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经费资助,这给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功力不足。因为要写好这套教材,不仅需要哲学知识,而且需要其他许多相关知识,比如写历史哲学,不仅需要一般哲学知识,而且需要了解实

际的历史过程,了解东西方历史理论,了解东西方历史哲学史。写经济哲学,不仅需要了解当代的经济热点,了解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而且需要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对相关领域有所偏好,发表了一些东西,有的还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们的功底不足。然而就全国而言,这种学科分隔的情况是普遍的,我们不能等待,相反要迎着困难上,我们把完成这一项目看作是一种挑战,因为有所不足,所以要学,正是在学的过程中,开拓我们的学科建设,建设起我们最新的哲学交叉学科的研究队伍。

为了确保这套丛书的质量,哲学系首先集体攻关,在全系范围内先后组织了12次哲学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集体讨论并通过每一交叉学科教材写作的开题报告,并从台湾、香港、海外购买了一部分参考资料和相关教材。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这一研究在全国是领先的,至今国内没有一个高校具有这种成体系、成规模的研究活动。我们的队伍全是哲学系最有活力的中青年教师,他们学术敏感性强、知识面广,具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大多获得博士学位,并全力投入这一学科的建设。目前已向全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8门交叉课程,受到了系内外学生的广泛欢迎。

我们曾期望过全国高校联合攻关,然而庞大而复杂的组织工作使我们望而却步,为了年轻一代的培养,我们选择了自己集体攻关,试图先抛出我们的砖,再引他山之玉。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热潮必将在东方大地兴起,我们期待着学科的进一步交叉,我们盼望着哲学在新时代的重生!

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交叉学科系列丛书》编写组

孙承叔 陈学明执笔

2004.3.6

前 言

古往今来,人不仅不断探问外部世界,而且不断探问自己。这两种探问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它们贯穿着人的历史,开启着人的意识,引领着人的行为,显示出人对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殷殷关切。也许,正因为人聚天地之精华,涵万物之奥秘,人反比其他事物更难以穷究,更难以洞明,更难以规定。人的规定可能恰恰在于他的不可规定。人虽是大千世界千百万年进化的最高成就,但人不断地谋划自己,成就自己,完善自己。人一旦停止这种完善就意味着人的终结。人生理的精巧不让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心灵的幽深有如宇宙之遥远。人的眼睛不像鹰眼那样敏锐,却可近察微观之“秋毫”,远眺六合之运演;人无鱼儿之水性,却可翔五洋之浅底;人无鸟儿之翅膀,却可遨游于九天。人的智慧既在于人能通过技术的力量不断创造出器具从而延长自己的感官,也在于能在向世界的无限开放中精心设计并力图操控自己的未来。人文化着自然,也文化着自己。人充满了矛盾并且制造出矛盾。人迁想妙得,却难有对自己的完整认知;人极尽天下之雄奇,却屡屡干天下之蠢事: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像人那样在残害整个生命世界的同时也残害着自己——人的自我毁灭能力的增长远远高于人的自我完善能力的提高。基于此,我们不得不诚实地宣告,人的奇迹中总是隐含着人的荒诞。

“人是什么?”这是千古不灭的问题。为回答这个问题,多少人殚思竭虑,但都不过揭示了人的冰山之一角。有人说,人是两脚

扁平的无羽毛的动物；也有人说，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又有人说，人是理性的生物；还有人说，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更有人说，人是能制造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甚至有人说，人是能超越自己存在的动物。如此之多的人的定义构成了人的历史，它们是人的不同特性的活生生的展示，也是人对自己的不同规定。但是，一切规定都是限定。不能限定不能范围的东西只是正在形成的东西，因而是不成其为“东西”的东西。相对于其他动植物而言，人是已成者，相对于人为自己设置的理想而言，人是未成者。人处于“已成”与“未成”之间。人的无限开放与无限创造性不断丰富着人的内涵，也决定了“人”的不可完成性。人的个体性因为人的死亡而成为完成了的东西，人的类性则是不可完成的东西，并且人的类性长存于个体性的不断消逝之中。人的类性的完成、人的界说的完满意味着人的绝灭。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所做的努力既是为了有限个体的幸福，也是为了防止“人”的界说的完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到哲学意义上的人，从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都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完整图景。人的破碎形象不仅是时代分裂的象征，是灵肉分裂乃至精神分裂的象征，而且是人的知识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的体现。这一点源于人的本性。有缺陷，不圆满恰恰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克服，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乃是成为人的一般可能性的条件。就此而论，我们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一劳永逸的回答不啻是一种奢望，因为事实正如荀子在论及人性时所言，人之为人须“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富，尽之而后圣”（《荀子·性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提出“人是什么”这类问题毫无意义。实质上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曾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成就。它把人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间，从外在的自然转向人的内在自然。它引导人迷途知返，时时不忘倾听自己的声音，关注自己生命的律动。不论是对人的诱惑与喟叹，还是对人的礼赞与讴歌，人对自己的诱导

处处流露着人对人的依依不尽的情怀。诚如康德所说,“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类问题无不与“人是什么”相关联。人所涉及的生活世界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人的问题。人迄今为止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彰显着人的潜能和价值,而这种潜能和价值发挥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深度与广度。

毋庸讳言,“人是什么”这一古老设问方式本身就掩盖了人的问题的特殊性。一般说来,人的设问方式已经预定了回答问题的方式。就提问形式而言,问“人是什么”与问“杯子是什么”、“牛是什么”、“化石是什么”、“花是什么”没有什么两样。在日常语言里,“是什么”的问题总是牵涉到事物的确定不移的形式或本质,当我们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物的可见形态或不可见的性质与功用。这首先意味着把某物看作区别于他物的独立存在者,它有着别人也可以把握的确定性。但是,一旦我们用提问物的形式来提问人时,我们已把人降格为万物中的一物,这里也隐含着我们可以用观察物的方式去观察人,用思考物的方式去思考人,用对待物的方式去对待人。这显然不是人希望看到的,但事实上它是普遍存在的状况。人不是普普通通的物,他是唯一能总揽万类,统摄万物,同时能自我探问、自我改造的存在者。人通过提问和解答而存在。但人的存在的特殊性首先在于他是“自做”出来的,是自己设计和塑造出来的,人的这种不定性反映在人通过不定的生活来成就自己。在一定意义上讲,人想成为什么人,人就能成为什么。所以,雅斯贝尔斯常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想成为什么”,“人能成为什么”。

人即人的生活。“人是什么”要通过人的感觉、感受、情感、体验、思想与行为等等表现出来,我们只能对人进行说明,难以对人进行定义。因此,“人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应该转变成“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人成为他自己不仅意味着成为血肉之躯,而且要

成为明是非、辨善恶、知美丑的主体,成为具有知、情、意的存在者。动物只图生存,只有人能够生活。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在对自己进行界定,我们可以说人一生就是人的注解。鉴于此,我们应把对人的追问落实到对生活的洞察上来。但生活不是盲目的游戏,而是有目的的寻求。脱离了这种寻求,人将迷失于现实而丢掉对现实生活的敏感。面对多歧的前路,人寻求什么呢?人如果不想使自己迷失于感情的杂多,埋葬于世事的纷乱,他就必须为自己营造理想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确定了自己的生活目标,接下来的工作是根据客观条件和自己的需要调整这种目标并找到达到目标的合理途径。

那些饱受生活困顿、磨难、不幸和灾变的人不是被命运推动着艰难地前行,就是被自己的意志激励着去超越过去,抗争于不断涌现的不测事件。有些人在这种抗争中消磨了自己的意志;有些人在这种抗争中更加富有挑战精神;也有些人在这种抗争中赢得了一个充满色彩和赞美的将来;还有些人在这种抗争中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后一种人占了人类的多数,他们也许在别人眼里平淡无奇,也许在劳作和繁衍中生生息息,但他们过着真实的脚踏实地的生活。如果人们对这种生活有所自觉并在这种自觉中发现生活的目的和理想,他们就不会被盲目的热情所左右,也不会奔趋于无谓的纷争,更不会委身于以自己的意志为全民意志的专制者,而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生活世界的价值以及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横陈于他们面前妨碍他们为自己定向的障碍,不再是蝇头小利的诱惑,也不是某个超然物外的神力,而是自己的能力缺乏足够的施展机会。因此,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自觉对于有理想的文明生活具有决定意义。只有当多数人醒悟的文明共同体为确保个人的自由而合理的人生选择提供广泛的可能性时,广大民众的人生幸福才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得到保证。

人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他能问“我们从何处来”。人的概念的

历史性本身说明了不同时代的人对自身怀有不同的意象和期待,也说明了历史本身即是人的“类性”的展开。我们不仅现在是而且曾经是我们自己。动物无历史,只有人有历史。历史不但丰富我们的生活而且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根基。历史不但为我们造型,而且提醒我们注意生活中蛰伏的危机。但我们也要提防现实中存在的为历史而生活的倾向。尼采在谈到以历史为目的的人时指出,向过去的观看迫使我们走向将来,鼓励他们的勇气,更长久地与生活较力,燃起希望,认为公正的事物还会来,幸福正坐在他们正走上去的山的后边。这些历史的人相信,生存的意义在它的“程序”的过程中会更显现出来^①。以历史为目的的人把对历史的向往视为自己的圭臬,于是,历史在生活中成了未来,现在则成了历史的扭结。他们孜孜于往古的回忆,津津于旧事的咀嚼,营营于失落园的补建。生存似乎是在用死者打倒生者,生活似乎是现在的自我否定。对这类人来说,人生的万全之策是仅仅当一个自然或社会遗产的消费者,而不必成为遗产的增加者、赠予者,他们洋洋自得于盘剥历史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必为了后代的生活操心,当然,也就谈不上为子孙后代奉献新的生活遗产。相反,祖辈的遗产成了争夺的对象,而不是生活理念的逻辑展览。当然,这是许多民族都曾有过的经历,也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曾自觉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是人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是错把摇篮当舞台。人是历史的产物,但这不意味着人应当永远成为历史的享用者。人尊重历史的最好方式是在历史既有成就的基础上以创造的精神向未来开放。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也是未来的产物,因而人能问“我们往何处去”。动物有预感,但没有未来。人的未来性不仅表现在每个人都曾有过美好的憧憬,有过对幸福生活的热切向往,而且表现在

①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人能为自己设置不同的生活目标,展示不同的生活前景,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人怎样向往,人就朝那个方向努力。人的生活态度常常决定他从哪些方面去发挥自己的潜能,培养自己的兴趣。在某些时候,人的职业选择甚至是别人不经意暗示的结果。人对自己的定向是人谋划的动机,也是人主动地自我规定、自我限制、自我选择的先决条件。但人的定向是人通过未来来设置现在,它把人从当下的无时间性中,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拖出来。时间永远是为将来设定的,也只有对将来才有意义。人从将来来审视自己,是把自己作为尚不完全的人生来打量,来对待。未来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选择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挑战。人在挑战中进退,世界在挑战中进步。有人可能会说,一些人并没有未来,他们根本不在乎有没有未来,因为世上毕竟存在绝望者,存在毁灭礼法无所企求的犬儒。这种人似乎始终处于“无所谓”的生活状态并随生活的波涛自涌自息。他们也许享有对现实的艰险而处变不惊的美名,但他们面临困难与危险时的“不动心”是以无视生活的真实性为基础的。他们生活在自我幻觉中并试图通过抹去未来去达到心灵的无纷扰状态。其实,这种人也并非没有未来,他们曾经有过梦想,有过期盼,用心理分析的语言说,他们曾有过做白日梦的年龄,因此,基尔凯戈尔和斯宾塞等人才认为人的成长都经历过形而上的阶段。

追问“人从何处来”与探问“人往何处去”都表现了人的形而上的本性。它们虽然涉及人生的两端,但这是为人生的不确定性赋予确定性,为有待用生活去充实人的理念注入意义。1891年,法国画家高更带着同样的期待到波利尼西寻找生活的意义,他预感死期将至,为了表现生活的神秘,他作了一幅画,内容涵盖从生到死的全部生活,题为:“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当我们审视人生,思考人的困境、命运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之时,我们也常常提出高更提出过的问题。一位亲历过奥斯

威辛集中营的教授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像认识生活中的意义那样帮助我生存下去”。我们忙忙碌碌,汲汲营营,也许不会直接追问人生的意义这一似乎抽象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自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当我们面对数不尽的疾病、战争、贫困与不公而自问“我们为何受苦?世界为何不公?痛苦和悲剧何以革除”时,当我们问别人“如果有来生,你是否还愿像今生一样生活”时,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生活的意义问题。鉴于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与人的精神健全密切相关,爱因斯坦甚至说,“认为生活无意义的人只是不幸,而且几乎不适合生活”。

对“人往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即是人生选择的过程。选择是对人生可能性的确认,人的尊严与自由是追求的最高可能性。但对人的生活来说,对自己的合理规定就像自由本身一样重要。真实的自由不仅属于思想而且属于生活。把思想的自由等同于生活的自由不仅自欺欺人,而且把我们置于自由的空洞抽象中,其结果非但没有把个人引向高尚的社会生活,相反,每每使人以极端化的方式用个人意志代替公众的意愿。思想的自由及其无损他人的表现方式,无疑为生活的自由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并为人生追求设定了高悬的理想。但是,只有当自由不仅是思想的随意涌现,而且是生活的合理选择时,才是文明进步的标尺。选择意味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意味着可遇而不可求的广泛机会,意味着人必须为放弃某个机会而懊恼。如果社会只给人一种成长的可能性,人生选择就不成其为选择。人生的自由意味着自己为自己创造发展的机会,意味着自己为自己开辟生活的前景。人生道路的选择展现在生活的可能性中。因此,与庸俗的自由观念相反,人生的自由不应被理解为主观任性,而要理解为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理解为古希腊意义上的自律。有些人把自由仅仅理解为“随心所欲”,以满足个人私心不断膨胀的需要,而没有看到不同个人的“随心所欲”恰恰是社会冲突的祸根。只有在合理规

范下的“随心所欲”，才能保证个人之间的相安无事，才能保证一个人的欲求不被另一个人的欲求所淹没。

的确，人的欲求多种多样，人的欲求的自由表达常被不少人视为人的解放的自然结果。但是，人的自我反思向人提出了生活的合理化问题：人如果不想被自己的欲求引向自我毁灭的地步，就必须分清哪些欲求是合理的，哪些欲求是不合理的，哪些欲求是有危害的。因此，真正的人生幸福要求人的合理自制。自制不是让人无所企求，而是让人适度地合理欲求，人应该欲求一切合理的东西，并了解欲求的合理方式以及应当什么时候满足这种欲求。今天人的欲求被全面开发的时代，欲求被纳入技术的体系之中，被以技术的方式煽动起来，控制起来，并被日益标准化。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的欲求不仅成了消费的推动力，而且成了可供出售的商品，这种商品反过来控制人的行为。从此，人的生活被卷入机械的复制之中。与过去的任何时代相比，现代社会是一个最能通过人的物化来转移或掩盖人生痛苦的社会，也是一个追求物质享乐以及精神幸福的社会，是一个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憎困惑的社会，也是一个人的精神被物质欲望慢慢剥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的精神支出超过了精神的积累，人的生理需求也因此无法得到精神生活的合理平衡。物质生活的多样性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的深刻性，并以此使人走出平庸的生活。虽然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但在现实和可能的生活中，我们总希望多一些温馨，多一些安全，多一分和美，多一点个性，多一些自由与尊严，同时，每每忘记选择生活和人生机遇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机遇需要发现，更需要把握。当我们自逐于宿命的荒原，我们往往认命生活对我们的选择。我们今天面临的境况仿佛不是我们选择生活，而是生活选择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育、职业、文化环境、审美态度，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方式等等。思想需要孤独，但现代人最害怕的恰恰是孤独，是与众不同的独特品格和生活

方式。普遍的趋同意识正通过抹杀个性和取消孤独来取消思想。

显而易见,我们的个人感受、体验、情感与思索已经成为社会经验的一部分,它们也许自失于不同社会成员的共同感觉的洪流,但很少像灵光闪烁在繁星朗照的夜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生活道路上踽踽独行的思想者其实并不孤独和寂寞,他们总是与历史的经验相依相伴,与诚实的精灵和鸣对答,与无暇沉思但勤于劳作的人们娓娓交谈。带着劳动者的执着,在纸上耕耘的学者与在大地上耕耘的人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类似的耕种:撒播理想的种子,点燃生活的希望,通过人的潜能的发挥与保养促进大地的自我敞开。

农人和思想者的“精神”代表着两种独特的文化,也代表着两种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分别通过对大地和心田的开发和保护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踪迹。在一种合理的社会里,勤于肢体者也可以像勤于思考者一样过一种自觉的生活,勤于思考者也可以并且应当像勤于肢体者一样展示生命的活力。当我们脱离动物界并不同程度地生活于自觉之中,我们便在不同程度地知心知性,也在不同程度地尽心尽性。今天随着职业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渐减弱,生活的固定模式似乎渐趋瓦解,但人们关于生活的统一和统一的生活的观念非但一直没有消失,反而被广告控制的社会所加强,至少对受制于特定意识形态或沉迷于时尚的人来说是如此。

然而,如果我们把对生活统一的观察理解为标准化的生活方式,或把某个人的意志作为普遍意志强加给大众,要人们按一种模式去安排衣食住行,甚至按一种模式去进行标准化的“思想”,那么,我们就面临制造灰色世界的危险,面临扼杀生命活力的危险。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文化的人生	1
第一节 人是文化的作品	2
第二节 文化的断裂与人的自救	39
第三节 道德形式的文化	52
第二章 创价的人生	63
第一节 审视人的价值形态	65
第二节 为我的价值	70
第三节 为他的价值	86
第四节 价值实现与社会向度	97
第五节 “人是目的,而不只是手段”	106
第三章 苦乐的人生	114
第一节 痛苦中的快乐	115
第二节 厄运中的幸运	126
第三节 痛苦的意义	135
第四节 逆境对于生命的价值	147
第五节 奇迹在厄运中出现	152
第六节 失望中的希望	157